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二

序

王紹齋文稿序

昔人謂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舉之文則又士人所藉以進身而見之行事措之天下國家者比寔爲之肇端也其有關於氣運蓋尤顯而易見者而或者乃謂科舉之文於世無所重輕蓋亦不思之甚哉余少肄斯業嘗歷覩先進之文其在　國初者詞取達理敦朴無華如鑛金璞玉韜光斂采而闇然之章自不可掩迨於成弘間稍加潤飾而渾厚正大之體段

一循國初之舊如金玉雖登于匠石而未雕未琢其精純粹美之質則固無所溷雜也故其時由此文以進者率能副其先資自獻之言而布列中外者彬彬然多賢士大夫矣即其一時制誥章疏文移條教各經緯成章切當事理要皆舉此文而推之也孰謂科舉之文無益哉自後習俗漸趨月異而歲不同而操觚染翰者唯絺章繪句之是尚謂不如是不足以爭先而速化也主司一或為其所炫則轉相倣傚詞日靡而理日湮舍金玉而務鉛礫將不知其所終矣余嘗校士于浙于閩于關西獲徧觀三省之文又嘗

爲南宮司屬會書繙儀曹所貯會場諸卷其間會文切理者固不爲少大都枝葉盛而本根隱者則居多也嘗竊虞之乃今屏居田野無所事事而六藝之文則猶諷誦以示日也郡學生將懋宗近刻紹齋王君文請余題其端余閱之其理明其詞達勁切而婉溫潤而栗乃先進之文也是誠可以刻而傳矣王君名期古字克淳紹齋其號也山西潞安人嘉靖已未進士

魏墅王氏族譜序

余聞魏墅王氏舊矣其嗣孫性嘗從余游雅志好學

篤于倫理壬戌冬持其族譜詣余請序余惟宗法不立而世次無紀不待歷世既遠而散處于殊鄉異井者即一再傳已爲路人其始寔祖宗一體相屬而其究乃至於是是豈仁人孝子之所忍哉此古之尊祖敬宗收族者所以汲汲焉以譜爲先也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各爲世譜歐依漢年表蘇以禮大宗小宗爲序雖體例不同皆足以明其世次而或者猶譏其不無遠冑之謬此則以衆人之心而窺大人之度矣大人以乾父坤母爲度其視天下之林生總聚者皆吾同胞矧吾祖宗而可以遠爲嫌哉且歐蘇一代大儒

博綜今古文獻足徵而區區以郭崇韜之事限之其亦待之淺矣余按王氏譜出自晉公世系圖表鑿鑿可據而大宗小宗燦然不紊可見其先後有人咸知所重故遡流窮源繼承不墜而斯譜之傳光于琬琰其視世之徒以一時富貴相高而問其族屬則茫然不知所自者其相去如何哉嗚呼即是以觀而晉公之盛德真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夫晉公之在宋初寧不取王溥之官職而務以白符彥卿之冤寧自貶於一時而終以顯子孫於異日三槐聲稱至今為烈夫豈偶然之故哉今為之後者亦若晉公之存

心則斯譜之傳也又容有既乎

樞筦集序

夫詩之爲教尚矣古者郊廟朝廷以及閭巷莫不有詩行人采風樂官達雅而人品之高下政治之隆汚世道之升降咸於是乎攷見其所繫豈微乎哉周東詩亡仲尼傷之稽古刪述以經天下而六義昭矣迨屈原放而楚騷作賈誼諷而漢賦興自是蘇李曹劉咸稱作者而究其所自則唯以風騷爲宗也至晉二陸潘張左郭後先繼起盡號詩人然皆步趨曹劉而依廻格局詞冶音濟率難語上唯陶靖節冲澹閒遠

直超建安而上之迨三謝顏鮑踵襲風流而沈約江淹則過爲模擬均之不可與言詩矣隋文中子以之續經亦猶取閭巷歌謠之意也若欲具體雅頌其何有哉唐人以詩取士類多興起然唯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空圖猶有古意李白杜甫可爲詩史其諸若高岑王孟之屬則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自相標致而藝林詞苑遂目爲家法交相誇詡一及宋人則雖擊壤感興諸作悉置勿論嗚呼詩云詩云會謂若是云乎哉誠若是也則大小之雅儼乎訓誥商周之頌多類儀禮將不得爲詩邪余嘗謂唐人之詩獨尚

乎風宋人之詩則雅頌爲多間以語今之名能詩者則以數百年來膠於見聞皆不甚信一則曰唐二則曰唐而三經六義幾於湮滅矣昨歲白石蔡公以所著中臺集寄余山中余反覆玩之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禮義之正蓋多雅頌之詞而不專事於風既已嘆元聲之流行於天地間自有不容於偏廢者乃今淛桂朱君以公樞筦集示余蓋公爲兵侍提督京營時所著者將刻以傳特屬序之余讀之累日與中臺集無異因憶往歲嘗與公論學於白下而公已大放厥詞互有談駁邇來垂三十年而公造詣益深涵

養益粹故其發之於詞者類如此蓋不特詩人之詩而已也浠桂君寔公在湖蕭時所舉士其瞻依敬信於公而恩誼之篤非啻若今之曰師曰弟子云者故敢釐其迂愚而告之且因以質之於公爲斯集序云

東圩家藏集序

今之藝林詞客論文若詩動曰先秦兩漢其次則魏晉六朝其次則唐而宋以下弗及也至觀其所爲文若詩則率皆無本之言而模擬綴緝多不關於性情理道於世無益誠若是則何貴於立言哉東圩錢公舉正德戊辰進士歷中外垂二十年以守已忤俗

尋請老以歸雖其位止于郡守不甚通顯而德政懋著信義素孚蓋賢大夫也其子芹萱後先舉進士而萱與余同年以是又稔知公賢獨其集最晚出而公已壽終萱亦謝世芹謂余知公率其弟太學生萮縣學生蓘同詣余請序余讀公集熟玩者累月乃作而歎曰此蓋有本之言也其旨奧而衍其義精而存其氣渾而雄其詞婉而達不假於模擬而體裁中度無事於綴緝而經緯成章上下古今并包六合洋洋乎渢渢乎誠得心應手而成一家之言也所謂有本者固如是也可以訓可以風矣豈彼拘方着相者可與

語此哉或謂公詩逼王孟文逼韓歐此亦似矣以余觀之公葢直寫胸臆初亦無心於是也知公之人斯知公之集矣夫公浙之嘉興海鹽人也嘉之人文無論往代只今二百年來有貝廷臣者以清江集行于世有張靖之者以芳洲集行于世非徒以其文也以其人也矧公之爲人旣無愧于二公而詩若文又若有過之者其必爲世所傳無疑矣又豈直曰家藏集而已哉公名琦字公良東圩其別號也嗣續多賢繼承炳燿皆公之厚德所鍾也觀斯集者亦當尚論其世云

宋元通鑑序

旂少讀二十一史苦其浩瀚旣取荀悅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脩五代史讀之各成一書咸可法戒然會而觀之猶若未備及讀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燦若指掌矣自宋以下雖有李燾之長編劉時舉陳桱之續編而紀載失次筆削未當仍爲缺典于時不自揆量妄意刪述以紹司馬氏之事而馳騖塲屋勉就聲律將作復止旣而奔走仕途每擕宋遼金元四史以行而簿書碌碌竟未遑也逦後視學

浙中校士之暇雖嘗編次未有專功歲丙辰自鄜延放歸居閒無事得以研精竭慮熟復四史於凡宋元名人文籍家記野史罔不抉擿幽隱究悉顛末日夜手書五六年間積草綴稿堆几盈篋暮年衰力旋覺倦勤幾於棄置值王兵使道行朱郡守移遣書史謄出旅乃復爲刪潤可疑可信校計毫釐如是者又四五年乃始就緒追惟司馬氏振古鉅儒又助以劉恕范祖禹趙君錫之博雅歷十九年而其書始成猶謂中間牴牾不敢自保矧旅孤陋獨學無朋可以語此也哉但旅平生迂愚不敢隨人談笑蘇洵氏謂經以

道法勝史以事詞勝而世儒相沿動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不知道見於事事寓乎道經亦載事史亦載道要之不可以殊觀也故旂於是編凡有關於身心性命之微禮樂刑政之大姦良邪正之辨治亂安危之機災祥休咎之徵可以爲法可以爲戒者皆直書備錄其義自見君臣士庶咸可鑒觀隨其所居各求盡分匪直可以資治而已至論其大可鑑戒者則宋初立國君子小人並用而君子多至擯斥小人多至顯融迨建中靖康間曾蔡之徒更迭爲相而南渡以後則汪黃秦湯韓史賈諸人相繼擅權內小人外君

子遂致善類銷亡而士人無賴陳亮所謂舉國之人皆風痺不知痛癢竟忘君父之大讐以是遼金雖滅元遂起而乘之而宋因以亡王通氏有言曰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噫此元之所以有天下而中國盡為夷狄也既而天心厭亂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驅元漠北復我中夏然 聖度涵宏上契天心下究時事不以滅宋為元忽必烈之罪而曰天命真人於沙漠即位之明年遂詔脩元史仰窺 淵慮豈但曰國可滅史不可滅亦以見元之亂華皆本於宋之用匪其人所致而千萬世之永鑑莫有大於是也

故旂於宋元之際蓋重有感焉而叅附遼金以為是
編誠有不能自已者矣及觀元儒揭傒斯有言曰脩
史在於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
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旂倪思丞
歲涉獵子史則溺意詞章依傍經典則高談性命俱
無裨實用晩雖稍知反約庶幾會歸于一而不能附
麗末及一二見諸行事竟惟沮尼邇幸叅道旋復優
游於學稼灌園之暇而無所用心冉冉老矣不忍以
藐焉之身終為天地間之贅物以負覆載生成之德
且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態大都相類書曰我

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宋元固今之夏殷也所宜為監者蓋莫切於此矣是用黽勉以畢初志其於學問文章知史事雖未可妄議而心術則不敢不正但一得之愚上下於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茲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僭踰之罪知不能免矣倘假我數年尚當再加參校獻之　闕下以舒芹曝之忱茲懼率易姑以藏之家塾未敢上瀆也

俞氏學詩序

仲尼謂門人何莫學夫詩而鯉趨過庭則首以學詩為問及許可與言詩者則唯知來之賜起予之商而

餘則未之及焉故入國觀風每致意於温柔敦厚之
教而自衞反魯惓惓以删詩正樂爲言是詩固聖學
之所尚也漢魏晉六朝隋唐以下名能詩者徒以格
律音調相誇詡其知此義者蓋鮮詩云詩云格律音
調云乎哉吾友是堂俞君汝成自其家食筮仕以至
于謝事歸來隨其所至輒有詩成集集凡十有二各
有序論皆海内知言之士爲之也茲乃彙爲全編名
曰俞氏學詩百泉皇甫子循序之粲然備矣乃又屬
余爲序余尚何言哉昔左太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
而後成盖文不加點矣而時人未之識乃請皇甫謐

序之張載注之然後其文盛傳而洛陽紙價頓高向使當時之人盡若張華陸機之見則左氏之文固不在於序注之有無也是堂自少穎異與余為束髮之交即以文章議論相高下既乃氣志益廣問學益博益自弱冠時已馳聲江左矣及登仕途敭歷中外經涉夷險所得於名山大川往蹟遺墟之助者益又多焉惟是識見造詣日進無疆邁古作者而四方人士罔不知有俞是堂矣矧茲詩義兼十代體備諸家雖評者紛紜各隨所見而羨悅推讓則固人人同也比之三都賦成而名未素著者大不相類矣又何假於

諡載之序注哉但以學詩名編則是欲升仲尼之堂
參商賜之對庶幾與七十子相爲後先以窺三百篇
之指將用以爲理性脩身之具也豈直藝林詞苑諸
人若是云云而已哉審若茲則是堂之志大矣詩以
言志志以率氣余雖老矣肄斯業也久矣蘧伯玉五
十而知非衛武公九十而箴儆尚願相與懋哉

重編考亭淵源録序

前廣東提學僉事莆陽宋公端儀嘗編考亭淵源録
以未及詳定自題曰初藁無何而公卒矣今御史中
丞念堂林公與公同邑謂是編關繫匪輕而一時草

創尚未竟公之志乃出以示某删潤且屬序諸簡端某三復之作而嘆曰宋公佩服先儒林公表章墜緒無非爲斯道計也其不類竊有志焉久矣敢不贊成斯美以與學者共哉夫道之在天下未嘗息而其顯晦絕續之幾則繫乎其時亦存乎其人即如考亭先生學宗濂洛遠紹洙泗孰不謂其集諸儒之大成哉然而異言諠豗則猶未免焉方其在淳熈慶元間以小人而攻君子固不足論迨今理學大明之後乃復有訓詁支離之議正德間陽明王公嘗輯朱子之定論以發明其造詣之精一而依傍門戶未窺堂奧者

輒又二三其說甚則詭異以徼近名附和以希速化邇數年來葢又難言之矣此念堂公於茲編有不容但已也其受茲重委不敢遜避謹以宋公初藁稽諸往籍所載質以平日所聞反覆思惟參互考訂刪其繁冗增其未備而一得之愚亦不敢不盡嘗觀考亭編伊洛淵源首載濂溪以追伊洛之所自次及其同時之友及門之士以見淵源之所漸乃若龜山上蔡廣平則皆程門高第弟子傳之豫章講之武夷以及于延平籍溪屏山白水而考亭寔皆師之一時若廣漢金華金谿永康東嘉皆以學名世而考亭與之往

復切磋反覆論辯凡德性問學之端王伯義利之辨體統散殊之歸精微嚴密之指咸究其極此正淵源之所在而初稿自廣漢金華之外咸未之錄余悉爲增入仍倣濂溪之例以延平爲首其諸以次書之上續伊洛之傳下闡淵源之泒蓋必如是則知考亭之集大成而學者有所依據當不爲衆言之所淆惑偏見之所拘滯合異以反同會博而歸約庶致知實踐有所措手道待時而行人感時而發而眞儒輩出矣編成敬復於念堂公就正以究宋公未竟之志而僭踰之罪知不能免也因書以爲序

高士傳序

余少壯時立志雖定見藝文則悅見理學則悅既欲抗志長往而又欲出以行志唯是或往或來而汗漫無成倏忽老矣晚居一壑頗知自適而追悔之念未免時動于中舊嘗病火暑月輒發閒取皇甫謐阮緒諸人所編高士傳讀之不覺清風颯至心曠神怡而積滞沉疴一朝失體閒中無事遂復稍為刪補更取晉魏以來高蹈之士慎擇而續之以成斯編夫余之為是也豈不聞曰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當以一善而成名斯固通儒之論四達之道也但吾人之根

器不類情神易移於是胡廣中庸揚時論語適以取
譏於世甚至乞墦登壠亦自附於時中之學不厲色
以驕人則闇然而媚世嗟哉嗟哉可耻孰甚焉仲尼
以大道易天下旣乃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下車于接
輿反見于荷蓧卒之于七十餘君不用而在陳思歸
反魯正樂删詩定禮贊易修春秋與羣弟子老于洙
泗之士夫亦有感于若人之徒也余是以有取焉蓋
必具是根器則心體潔淨氣志清明有不爲而後可
以有爲庶幾可以希聖希天否則非欺則罔也是故
序而刻之以傳同好雖然太上無名其次有名凡列

於兹編者欲逃名而不可得已落第二義矣其必聲跡俱泯而於世無述斯則其初志也與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是高士之名寔亦非其所願有也非其所願有而後人顧强以名之無亦高山景行之意乎

靜觀樓遺稿序

嘉靖辛卯壬辰間我 先皇帝以場屋多遺才特
詔天下提學官選鄉校士不拘格例唯才賢是取入兩京太學將行古三舍之法余時與涇縣沈君子範皆在選中入南太學既而三舍之法廢閣諸選士仍就場屋多舉進士去唯子範屢試弗第而又不屑待

次于吏部年僅四十有八竟卒于家君子惜之其孫一鶚以君故從余游今年秋持君所著論示余蓋君前為舉業時遺稿也余取而讀之皆闡道經世之言一洗經生學子之習是真有用之文而當時場屋主司不知凡幾輩乃弗獲一遇焉豈非命也與哉憶余為諸生時每苦舉業之文之陋而綿章繪句漫為無益之空言者往往得售心竊嘆之故每遇開科時輒訪諸名士之文偶見吳中陸浚明所為論多有關係不為虛談而浚明亦詡詡喜余之論既浚明遂舉高第而余又淹延數年夫遇之遲速人猶疑之而君之

斯稿初不在吾二人之下傾究竟若此雖其命寔爲之不亦重可惜哉其子九河與一鶚刻梓以傳此固孝子慈孫之心而遺珍墜寶終當必見於世亦其理數然也君素志于理學將與聖賢同歸觀其臨終自弔之文其所深悼者蓋自有在則文章科第要亦非其所注念矣君名御子範其字也別號文池嘗築靜觀樓以居故斯編曰靜觀樓遺稿云

許隱君詩序

擷泉隱君許翁夙以詩名江左兼體諸家稿傳同好遂致散逸翁旣謝去其子奉常君裒搜訪故篋舊人

得近體詩凡若干首刻之嘉會齋中擕以請薛子問序旂受而反覆讀之乃敢僭評曰隱君之詩冲宛含藻雅暢發奇本諸性情無事雕飾而依永和聲若出金石可被筦絃擬諸唐人其在賈長江許洞庭之間乎夫唐人尚音近體斯盛長江視隱君僅以詩類無焕論巳洞庭在咸通中與劇燕任濤張喬鄭谷温憲輩數人爲友受知薛能當時號稱藝林十哲今隱君生逢昌運沃領太和而托迹長干游心物外唯與顧東橋陳石亭王南原文衡山蔡林屋諸名人相倡和一時操觚之士咸揖讓而罔敢並駕此其事與洞庭

適相埒而隱君之意與関達則寔過之是詩蓋必傳無疑也㫋生也晚不獲執鞭以從翁後而叨預奉常君同進之末猶及濫序斯稿以自幸托名於不朽云隱君歷履在東橋傳中

陝西鄉試録後序代考官作

嘉靖乙卯秋八月陝西鄉試録成巷以職事當序諸末簡竊惟關中人文自昔稱盛三代以前明聖作述經緯訓典不可尚已厥後以文名者不啻數家而其最著者則漢有司馬遷以理學名者亦不啻數人而其最著者則宋有張載夫載泝河洛而上追洙泗豈

後世人物哉觀其訂頑正蒙諸篇直與六經語孟相表裏葢真足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柰何詞人藝士汎濫百氏貫穿九流組織徒工類皆逐浮華而厭本實其視子厚之言殆若魏文侯之聽古樂唯恐臥矣斯固不可與語道葢亦未可與語文也間有知所好尚力追古雅言逼西京步趨遷史斯亦勤矣然名理闊疎絡局蹊徑文雖成章恐未能與道爲一也茲錄諸士之文一皆立誠之辭篤實之藝始而讀焉其言質其事核約而該邇而遠渾渾乎子長之文也繼而觀焉其言殊其理一顯而微隱而彰循循乎子厚

之文也既三復而熟玩焉出入體用上下古今奇峻而冲和雅淡夷平而奧衍宏深成諸涵育發諸性情洋洋乎盛世之文也理學文章咸在是矣又奚遷載之云於爾諸士之文美矣美則愛愛則傳人將執之以徵實用矣尚其措之爲德行之爲事業于以澤被生民功施社稷俾天下後世無失望焉

逍遥集序

談子謝政家居著逍遥集若干卷出以示余余讀而歎曰有是哉談子之文也往余見談子文雖肆筆成章猶存蹊徑乃今見茲集滉漾若懸河隱見若錯岳

光芒若揚燎變動若轉圜而劈斬斬鐵步驟迴翔則若公輸之運斤王良之策馬出入矩矱上下馳騁而不自知也談子何以得此哉或謂其汎濫莊列荀楊班馬晁董蘇李曹劉陶韋王孟韓柳李杜諸家故其所得若此余曰不然昔蘇子瞻因當時稱歐陽子為今之韓愈而獨謂其非韓愈之文乃歐陽子之文也談子天分夙高且閱歷世故諳悉人情窮極物理周覽山川會通融釋於胷中者非一日矣即又長嘯獨往於世無涉於是發之談笑詼諧種種成文自不可以家數例論蓋實逍遙中得之也雖謂之談子之文

亦又何讓焉時余門人邵德明甫在側謂余言爲然

因書之簡端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十三

序

向氏家乘序

向氏家乘者慈谿向氏之宗譜也向之先出於春秋宋公族戍至趙宋文簡公有家譜見夾漈鄭氏藝文畧中裔孫從高宗南渡譜逸紹興中名有恒者自餘姚徙慈谿凡四傳至朴分居前宅則又爲前宅之向朴洪武間舉賢良爲獻縣令建文時靖難師起不從死之節義文章甲于他族再傳至秉直爲安福教諭乃輯斯譜嘉靖己丑秉直曾孫子壽重爲修緝其世

系昭穆嗣絶諸凡立例取義南刑部員外郎邑人葉敦叔序之詳矣至是向之嗣孫御史君程復請序於余余尚何言哉竊惟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而薄狀譜系必置局設官以掌之豈惟明貴賤別等威云爾哉夫亦有至意存焉葢先王賜姓命氏固以崇德報功而寔寓夫象賢之意欲嗣其後者繹而思之以保宗祊也使爲之子孫者不念先世䟽擯族屬視如路人固不足論已其有知重本原尊祖敬宗收族而周窮恤匱斯亦可矣然或溺於㮣愛唯事姑息恃其世望罔知檢繩以貽祖宗之辱者葢亦未爲得也彼

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厥初豈不盛哉迨後繼承弗類而閥閱夷於編氓冠冕淪于輿皁雖有譜牒將奚施焉此蘇明允族譜亭之記所以拳拳以禮義爲訓也向氏在我

國初獻縣以文章節義起家追而上之在平公時則有左師在真宗時則有僕射二公皆爲世名臣光於史牒匪直家乘焉而已宗洛今爲名御史仕途遠到學行進修盍嘗不啻如二公焉者其尚表率宗族必無負於先世則其爲斯譜之光也大矣余於御史君有相成之義故於斯譜併爲其族人㬜焉

皇明百家詩序

昔人謂文章關乎氣運而聲音與政相通豈不信然哉乃若詩以言志固文章之英華而聲音之橐籥也先王陳之以觀風諸侯貢之以獻俗是以寓慶讓黜陟之典而扶世立教之義莫大焉使其末藝細故而無益於理亂則古昔盛時之君相方設官立政體國經野之不遑何乃為此不急之務邪周室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行人不采風樂官不達雅而各國卿大夫交鄰聘問猶以微言相感揖讓之間必稱詩以諭志蓋以別賢不肖而盛衰隆替亦將於是乎

徵焉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士逸
在布衣而閭巷之辭無復上達漢武立樂府而采歌
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亦可以觀風驗俗而
知厚薄延至魏晉六朝多緩弱綺靡之詞沒風諭興
感之義唐人以詩取士作者輩出風流習尚大雅日
漓而藝林詞客類皆極口推尚模擬諷法嘗自以為
不及蓋七八百年于茲無有異議直謂宋人無詩元
以來雖學唐總不能得其肯綮此其言若出一口而
於身心性情世教民彝關係與否置勿論也嗚呼亦
甚乎其惑且誕也久矣吾友是堂俞君謝憲長家居

杜門温繹舊所讀書間乃盡索我　明諸名人詩彙次成編凡數百家家爲删定綴以小序題曰皇明百家詩以彰昭代人文之盛刻成屬余序之余謂俞君平生規爲經畧欲有爲於時而卒究其志以歸掩目淵潛於世若無涉凡所以維持世風警切時事者有不能以但已也其爲是者蓋自附於古人陳詩采風之義而豈爲騷人墨士立赤幟哉夫苟取其所編而徧觀之則我　明自開國以至於今氣隨運後文與時遷而人品士類汙隆高下一諷詠之間可以知其大都矣秉陶鈞以斡旋元化一匡皇極者將不有

徵於是邪余故歷述詩之爲教以明俞君之所以集是編者匪直藝焉而已也

貞節錄序

憶歲辛亥余視學兩浙歷嘉之桐鄉得一穎異之士今原泉馮君子漸儲之學宫明年壬子大比合一郡之士而羣校之千百卷中其有績學藝文達於名理者益僅僅見也於桐復得一一焉撤封乃即子漸時子漸年甫十六七余大奇之究其所自則三歲而孤寔其母張夫人居貞勵節茹苦食貧撫育教誨所致余聞之歎賞不能置時一擊節焉有司以年例未及姑

綏薦章會　今上龍飛詔天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得上聞於是子漸適舉進士遂上書叩闕陳母貞節狀勑下所司廉得其實遂賜詔表厥宅里以風四方四方學士大夫樂道人善者各爲詩若文以章母貞節子漸乃彙集而刻之示余山中且拜請曰先生素以聖賢之學淑羣弟子以忠孝節義之行化導區宇今雖謝事於世無涉矣若孤之母固夙所聞者能無一言以序斯集乎余受而歷覽之感今思昔乃重有慨焉昔人謂天之所祐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豈不信然哉方馮母之守節時家貧子幼零丁孤苦蓋無

聊亦甚矣是時恩權隆赫之家威福玉食以誇耀中外者勢如燎原正張張甚也乃今撲滅無餘矣馮之母子則膺顯錫享榮祿以起家昌後而君恩士論上下咸歸天人感應之際固若此哉夫母之貞節斯集亦云備矣余不佞辱子漸之知更有言焉孟氏之母以子興而益著尹氏之母以彥明而愈芳子漸今筮仕守大倉大倉沐浴膏澤而鼓舞德政者固已擬之潁昌渤海矣自是進而爲公卿亦常事也尚願尋向上去俾母夫人與孟尹二母並傳則斯集永永其不朽矣

南豐曾氏族譜序

余昔爲南考功保全諫官忤權相意指謫判江西之建昌山郡事簡日與諸生論學於道一書院而南豐曾君翔龍亦時入郡城相質問知其爲志學之士也越二十餘年曾君來爲吾常教授郎以其所修曾氏族譜示余請序余授而徧閱之其諸傳記志銘則盡宋元之名公鉅儒其文章燦爛不啻若入瓊林大盈之庫而珍貝雜沓矣余謂曾出於鄫國公之後自都鄉侯據南徙代有顯人至於子固伯仲遂以文章名天下當時識者謂其本原六經自後司農少卿紆亦

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司農從孫季貍在乾道淳熙間又大肆於文爲羣公之所敬服則其後先輝映蓋已照耀古今雖無諸公之文亦自不朽而矧余衰謝又何足爲斯譜之重輕哉故雖諾而未即成文也今且三年矣教授君以親老在念上書監司懇乞歸養乃請余山中固申前請余惟宗法不行於天下而故家士族所賴以維繫永久而不至於渙散者以有譜耳曾君汲汲於修葺者固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而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余則以曾氏之譜其關係於後人者蓋不特止於此而已郕公親承吾夫子之

傳而獨得其宗厥後僅以文章顯蓋不免襲第二義矣嗣其後而覩斯譜者安知不興水木本原之思乎誠一思之則由六經之文以遡一貫之旨者未必不由於斯譜也爲之序

遵巖文粹序

遵巖王子文集近多刻本龍岡施君謂其卷帙浩繁乃約而刻之題曰遵巖文粹問序於薛子薛子追惟遵巖少特穎異總丱舉進士高第人固已竒之旣而荆川唐子與之遇於京師相見大悅謂其文類南豐曾子固亟稱於人士前自是遵巖之名日聞四方乞

言者屨集戶外而文遂傳播海內矣夫我　明一代
之文寔自宋潛溪方遜志倡之二公精詣絕識根極
理要其爲文度越前古不啻商彝周鼎匪直一代之
冠冕而已迨至弘德間習尚旋流識趣日溺於是李
獻吉何仲默各以文自負一時人士尠有定見亦遂
翕然歸之何之言猶或近於理道李則動曰史漢史
漢一涉於六經諸儒之言輒斥爲頭巾酸餡目不一
瞬也夫史漢誠文矣而六經諸儒之言則文之至者
舍六經諸儒不學而唯學馬遷班固縱文類史漢亦
末技焉耳何關於理道何益於政教哉邇數年來其

詭曰益熾摹擬者日益衆而文日益陋矣乃思荆川子往稱遵巖之文類子固者豈直以子固之文爲極致哉葢以昔人謂子固文章本原六經要之非誣而遵巖高才殊質豈不能凌跨西京掩迹東都其文乃獨與子固相類者葢不溺於習尚不逐於時好而卓有定見其於道也幾矣唯是以唐子亟稱之也所謂可與知者道也循是以入而國初文運之盛可紹復矣龍岡君之刻是也無乃亦唐子之意也乎余因樂爲之序

見雲劉公以名御史按江左肅僚貞度風紀區域以
士爲民先尤加意作興每巡歷郡縣必進學校諸生
而廸以正道校其藝而品第之其有從游者則儲之
于中吳書院日課月試踰年得經書義若干篇録而
刻之謂詩義唯常熟武進爲多而詩且有常武之篇
遂題曰常武録問序于薛子余追惟少時與吾武進
荆川唐君常熟昆吾瞿君各以詩爲業訪前輩守溪
王文恪公所爲詩義而準則之既而二君先後以詩
魁南宮入史舘有名於是兩邑之士業詩者遂衆而
人文日盛亦漸以靡温柔敦厚之旨未免稍有損益

見雲公於書無所不讀尤專于詩覽兩邑諸生之詩義而耳提面命抑其過引其不及遂駸駸乎復雅還淳而雅頌之六義或敷暢而婉或簡古而嚴各得體裁凡載於是錄者可以訓可以傳矣於乎盛哉雖然余更有説焉常熟古之吳會子游所産武進古之延陵季札所封皆以禮樂見稱於夫子今茲兩邑之士郁郁乎文矣豈直藉之以取高第而已哉由詩而興至於立禮成樂以上窺聖賢之藴奧誠之於思則正授之以政則達閔俾游札專美於前則文以道顯地以人勝增光先哲而常武相望為古今之所並重矣

詠若是焉庶不負見雲公德造之至意而斯録必求有聞於後也吾願吾諸士更相與懋哉

詩經文稿序

今場屋之制以四書五經義取士盖將因言以究其所養而義非言之精者不能售也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而肄業以陳諸義者其體裁與四書諸經微有不同而國風雅頌亦自有別盖必敷揚演繹各適條理斯得詩人之指而凡直致徑情者舉未可與言詩義也我成弘間前輩業詩者大都按其體裁而正德中嘉靖初猶循襲其遺焉迨後多肆意逞言而詩之爲

義寖失其傳矣今年秋大學生董用典刻肖野郭君所著詩經義屬余爲序余受而閱之見其於風則巽以入而二南各國之音殊於雅則典以整而大小之節辨於頌則美德告功而周商魯之分明隨其經緯而寓意措詞渢渢乎擬諸其形容者宛然如在當時而親接其人親涖其事誠有所感發懲創而不能自已者信非深於詩者不能也故君之施於體而喻援之政而達益有所自來也豈直可以應制決科而已哉用典固業詩而有得者宜乎其深嘉樂予鋟諸梓以公諸人人也讀詩者於是稿而反覆詳玩焉當自

知其可以為訓而余言之非譽矣爲之序

四書三妙集序

四書三妙集者見臺蔡子集四書時義而其伯兄春臺公命之名也刻成屬薛子序諸簡端夫所謂三妙者何以言乎理則明以言乎氣則昌以言乎詞則達斯之謂三妙也蔡子是集誠可謂兼之矣以是而取科第則舉業即所以爲德業又何妨功奪志之爲患哉余則以爲是三者之妙未可以襲取而强爲也未可以兼舉而並進也葢有要焉唯明乎理而已矣理明則其氣自昌其詞自達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

手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夫妙不可以言傳而輪扁斵輪之訛固可以默契也余嘉蔡子集是文以公諸人而因闡妙之爲義以爲覽斯集者告云

毘陵雅義序

余四三年前見鄉試刻文有不成章者不覺有出位之憂遂貽書石鹿李公謂其秉陶鈞以鼓鑄區宇不宜使文體至此石鹿復書乃亦虞之謂舉業即所以爲德業而文章與氣運相通人才之取舍世道之汙隆係焉此蓋體用之學誠不可以不爲之慮也既而禮闈録出精切古雅一革近時相沿之陋習於是四

方有識之士莫不顒顒嚮風躍然興起曰庶幾復見前輩之典刑也此可見轉移之機在上不在下有如此哉今龍岡施公出守吾常政事之暇課試各學諸生簡其文之可觀者命坊間刻之題曰毘陵雅義屬余序其端余惟士人之所趨視主司之好尚數年前後輩剽竊者易售務實得者或遺宋史選舉志中所謂謬種流傳者幾於蹈之矣幸當路者覺焉而急返之也然而勢重難返溺意浮冗者尚失之靡妄意簡短者尚失之畧龍岡公以雅義爲尚則顧名思義者必知所尋向而以雅爲歸日引月長造理經世之文

殆將於是乎出而不負設科取士之初意矣誠若是焉龍岡公豈特有大造於吾常而文運轉移之功豈小補云乎哉

進菴文集序

進菴華子師魯前職方大夫水西公之子也職方以南京解元登進士而文學政事爲一時縉紳推重然竟不究其志而歸歸又享年不永師魯靡瞻之懷時切於念思繼其緒而益進之於是從事身心之學而擇交問友非其人不與雖在膠庠而諸博士弟子與之合志者亦僅僅有數博學精思務詣其極其於聲

律對耦之業蓋非其所屑屑也以故屢試於鄉不第而安貧素位緼袍菽水日與膏粱文繡者相對而目不一瞬君子固已許之矣及其有所自得則援筆而書人或乞言則據事與理答之久之成帙而吳門文待詔與其族之長老若嵩峯副憲補菴刑部者則又咸爲之品題而亟稱之於人士前謂其闡發性情根據理道而非逐時徇習之作也至是出以示余且請序之余少與職方同游學及壯而涉獵世途則亦爲時所擯唯師曾則數數顧余於豐草叢林之下寂寞無聊之中知其好尚眞與世殊趨者也乃今得斯集

而究觀之其所爲詩若文一如其人而邇來侈張誕漫之徒交錯於道路而自相誇詡者取而並觀之其誠僞較若白黑矣余嘗謂先秦之文六朝之濫觴也大風鴻鵠之歌子夜吳歌之萌櫱也故曰蕢桴土鼓斯爲至音大羹玄酒斯爲至味風行水上斯爲至文是集不模擬以爲奇不雕琢以爲工而言率由衷語唯據實邇而上之庶幾乎文之至者矣待詔諸公之品題豈誣也哉余是以益歎職方公之有後也

尚友堂新葉序

無錫毅所龔子讀禮家居諸生多從之游乃闢城南

書院築尚友堂以爲傳經授業之所薛子嘗一過焉竊歎教所其賢矣哉蓋真不受變於俗者也前數十年間海內講學之士所在興起即未究其真積實踐如何然既從事於此猶知理義之大防而未敢顯然有犯於清議不幸一二作僞者出焉依附名流其言津津若可聽而登壟乞墦靡不爲之自是不厭衆心而一涉於講學者則羣斥之曰此攘竊之流也邇來有志者亦遂以講學爲諱而其諸士人益無所忌憚雖韋縫之流且日淪於市井矣其幸存而未泯者舉業之文猶可以窺聖賢之餘緒而主司之好尚不一

遂致取辦於口耳漫不關於身心美談者擬之為質身羔雉諺語者目之為擊門瓴甓其有號稱知文者則曰此趨時之具也何必學於古訓哉正不知所謂時文者乃時王之制而非逐時之時也斯義不明而昧於趨向者遂無所適從矣嗚呼學既不講文又失傳開科取士將何賴哉此謬種流傳宋人所以虞之也教所志於理學而觸目激中豈無憂世憫俗之心然而不為憤世嫉俗之言不為驚世駭俗之行而舉業以取科第固世俗之所馳騖而諸生之所汲汲焉者也遂因其所有事而引之以進於道其於勢也便

其爲力也易而心知性術之蘊精微嚴密之指將漸摩淪浹而天光自發日入於聖賢之堂室矣朱子嘗謂用其體式而櫽括以至理此科舉之文訣也余觀敎所之文益深有得於晦翁之旨而良工獨苦之心誰則知之余故序而傳之且爲二三子告也敎所未第時已有舊藁故此曰新藁云

憲章錄序

夫書監成憲詩率舊章豈其爲訓若是之拘繫哉寔以隆古盛時其君臣之交儆以圖至治者皆由此道而事不師古者鮮克永世也昔仲尼適周不獲一見

天子歷聘列國干七十餘君不用於是退老於洙泗之上從游之士蓋三千焉皆盡一世之英賢相與論述三才表章六籍以爲明體之學而其最適於用者則因魯史以作春秋而褒貶賞罰者無非當世之實事于以定百王之法于以立萬世之防蓋皆自其憲章文武者推之也故一則曰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其東周之志周公之夢雖不獲見之施行而端倪已可槩見矣然猶自歎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惓惓愛君體國之心曷嘗一日自已哉旂不類雖少知誦法孔子而生於二千一百

餘年之後固不及揖讓於顏曾閔冉之列且不及如互鄉闕黨猶得以望見於門墻然而一念天假之靈則終不能泯沒故自鼓篋以至入仕凡我　昭代之成憲典章或紀載於館閣或傳報於邸舍見輒手錄歷有歲年幾於充棟妄意當可為之際或可以備叅考竟以迂愚牴牾當路歸卧窮山而平生之欲監觀率由將斟酌以見之獻納者遂寘為虛器恒竊悲之邇來見通紀倣編年而蕪鄙吾學編効紀傳而斷落遂不辭衰憊盡出舊所錄者摘什一於千百彚為斯編與經世者共之題曰憲章錄者竊附於從周之義

也倘假我數年再加删潤當獻之　君相值茲不諱之　朝用効涓埃之報庶少裨法　祖之一助茲懼僭妄聊以質之同志云